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第十三回 謁繡閣借因談喜鳳 策錦囊妙計脫金蟬

話說寶玉、黛玉的親事千回百轉變化離奇，將到成功的時候又礙著了寶釵的次序兒。虧了賈璉想出個權宜的方法，把林良玉說妥了。這件事情就這麼圓全上來，中間的磨折也夠了。誰知兩位王爺作伐已經通知，日子也定了，又鬧出一件絕大的故事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賈璉因為成了這件大事，四面討好，將來自己的干係也輕，也還可以沾些好處，就在晚上同平兒兩個細細地說起來。這小紅是會說會話的，聽見了學與玉釧兒聽，玉釧兒忍不住就盡數地回了王夫人。王夫人正拿著一個茶盞兒將要喝完，把玉釧兒的話聽完了，就脖子裡起一股酸勁兒，顫到指頭上，一失手把個茶盞兒跌得粉碎。這眼睛裡的淚，水也似地。口裡只顧啞著。玉釧兒駭呆了，喜鳳走上來也著實的驚惶著。王夫人只不言語，停了一會就到床上去。喜鳳、玉釧兒就明白了。王夫人一面暗泣，一面想道：「這璉兒乾的事情天理也沒了，王法也沒了。老爺就跟著糊塗到這樣？我便是婦道人家各人憑個理。你這個榮國公的世襲，你知道可是你自己派得定的？也等你過去了才到得你的兒子身上。就到了你的兒子身上也要分個長次。就算珠兒過去了，長房也有孫。就算長孫得了官讓著寶玉，也要候朝廷挑選。這個總罷了，世家子弟完姻仗著祖宗的榮耀兒、頂帶兒，取個吉利罷了，怎麼好連丹書鐵券、敕命誥封也送去？朝廷是給林家的？要像鳳丫頭叫張華告狀的手段，我就拿住這個訛頭頑兒。我怎麼肯鬧這個？拿定我鬧不出，就把我當什麼人兒？寶丫頭你好可憐兒的，你也不是我拉扯來的，在先老太太怎麼樣的求，誰不知道？不過薛家也窮了，蟠兒不成器，越越地算不上了，趕不上人家的財、人家的勢，又不是賈家的祖親。璉兒這沒志氣、喪良心的，他而今再拉扯了姓薛的也沒有什麼想頭。白鴿兒旺邊飛，怪不得，只是老驕夫會抬人也不踹人倒。怎麼寶丫頭可可是個墊腳跟兒的？寶丫頭你也苦，又踹著又堵著，怪不得這幾天你只呆呆的。寶玉這個孽障，怎麼好得這麼快？通不過把我蒙在鼓裡便了。我想這位林姑娘人物兒、才情兒，原來好，怎麼不疼她。只是她性格兒也夠受呢。他舅舅見了她怪臊的，親生也沒這個分兒，從她回轉來，一直到而今，我只像添一位老太太似的。夠了，夠了！我也算孝順過了，寶丫頭在我跟前怎麼樣的，寶丫頭的娘家也敗了，哥哥又不學好，人家又有財又有勢，將來討過來，公公是兒子，丈夫是孫兒，好潑天的勢。全家吃著她，靠著她，奴才們的眼珠兒、心孔兒還了得。這璉兒的勢利東西，不用說了。不過我從前忤逆了老太太，對不過老太太。現世現報，再伺候一位小太太，往後的日子也長不過，叫我做一個到死方休的苦媳婦便了。寶玉這孽障，將來眼裡還認得我？我還守他做什麼，索性等他老子、兒子公請這一個娘來，天長地久的住著，我只帶了寶丫頭到姨媽那邊去過一世，今世再不見面，苦苦地做活計度日也好。寶丫頭也還懷著胎，你只趕上珠兒媳婦便了。」

王夫人憤極了，立刻起來套車往姨媽家去了。這邊喜鳳、玉釧兒、彩雲等也嚇慌了，只得請李紈、探春、平兒過來告訴，卻也都不敢說起小紅來。也猜不出王夫人心裡頭藏著什麼意思。不多一會，薛姨媽就叫同喜過來立時立刻接了寶釵去。隨後又是同貴、臻兒過來同了玉釧兒、彩雲、鸞兒、文杏手忙腳亂地將王夫人、寶釵的被褥帳幔並幾個隨身箱子也立時立刻一總搬了過去。探春、李紈、喜鳳、平兒等只駭得目瞪口呆。這時候寶玉已經大好了，在史湘雲、惜春那邊不知天東地西只像小時候的玩耍。賈璉也辦著過帖子的事情合去了，賈政倒也沒有公事，倒是北靖王、南安郡王先後差官致意。說到兩位王爺，通是世交相好，到了這日，要約會了自己過來。賈政再三地謝，差官哪裡肯依，說王爺當面吩咐一定要來的。賈政連忙上這兩個王府去。北靖王又拉住了吃起便飯來。賈璉也往外城去，為了事情上煩了，住在城外。這榮府裡便沒個作主的人兒。偏生的蘭哥兒也上班值宿，碰在一處。探春要自己過去，卻又被帳房裡支發的事情煩著。平兒一個人也支不開，只得叫周瑞家的、林之孝家的伺候，俱被王夫人喝回。隨後賴大、同寶玉去，也被喝了回來。直到黃昏後，賈政方才回來，得意洋洋地要進來告訴王夫人，探春就迎出去一一地告訴。賈政慌了，便跌著腳叫寶玉去。寶玉去了許多時候方才回來，說門也關上了，叫也叫不開。賈政就查問起開首的緣故。眾人只說是姨太太那邊來的話兒。賈政也一句話說不出，只自己走進房裡歎著氣，摩著肚子。賈政只得叫眾人且睡下了，「明日一早晨，璉兒、寶玉同過去請太太、二奶奶就過來。我下朝回來就要見面的。」

到第二日，賈政下朝回來，賈璉、寶玉還沒回轉。幾遍的叫催去，總沒信兒。等到日過午了，外面招賈璉的人也多，賈政氣急了，著人去叫回來，說寶玉也要來，遲些時就要打。賈璉、寶玉只得回來。賈璉呆呆的，寶玉只是簌簌地掉淚兒。賈政跌腳道：「怎麼樣？你兩個是啞子嗎？說不出一個字兒！」

賈璉道：「姪兒同寶兄弟到那邊，上了廳就關住了，不放進去，連蟠大哥通不見面。只有蟬兄弟木頭一樣的不言不語的陪著。姪兒就說道：『我也罷了，寶兄弟須讓他進去，他有家叔的話兒，要上去回一回。』蟬二弟就道：『寶二爺進不去，這個門兒近來低了一尺了。』姪兒便陪笑道：『二弟你也太過了，這個話至親分上如何當得起。』他就說：『趕則是有親，不過是提到這個字，咱們仰攀著呢。』姪兒就說：『什麼話兒，你我兄弟們見老人家有些不如意的，彼此圓全些。二弟怎麼個人，再不要這麼著。央及你快快地同寶兄弟進去，我也要跟著走。』可憐兒的寶兄弟就死命地碰這門兒，哪裡碰得進。蟬二弟還說著許多嵌字眼的話兒，叫人當不起。寶兄弟就哭到這個時候。蟬兄弟就說：『有個破碗兒窮板小菜兒，貴人踏著賤地給個臉兒。』姪兒就說：『二弟不要那麼著，咱們還要要著吃呢。』姪兒就在那裡吃了飯。寶兄弟只吃不下，看他就哭到這個分兒。」

賈政又惹氣又為難，一會子沒主意，就將他兩個喝開，自己進房去一個人坐著出神。這寶玉就回到自己房裡，空蕭蕭地悶著哭泣。賈璉便出去張羅事情。且說林良玉，雖則應承了賈政，到底沒有黛玉的口風，恐怕臨時變卦做了話柄，也對不過姜景星。林宅裡，外面除了曹雪芹，不肯告訴別人。裡面只與喜鸞商議。喜鸞自從過門後，一心的記著喜鳳，就想了一計，告訴良玉：「喜鳳和黛玉最好，要向黛玉探信，總要喜鳳過來。」

良玉便央及她。喜鸞就像前日哄黛玉開門似的，說自己有急病，要請喜鳳過來。喜鳳聽了急得很，就要過去。偏生賈政為了王夫人、寶釵的事恐怕傳到林家去，吩咐把瀟湘館鎖了門。喜鳳只得告訴賈政。賈政也叫她不要說起，就讓她上車從前門進來。喜鳳到了濟美堂，下了車走進去，不期姜景星從內書房走出來，剛剛的正面遇著，避也避不及，只得低著頭進去，即被姜景星看了個飽。這裡喜鸞姊妹相逢，攬著手說合想她誑她的緣故，說說笑笑同到絳霞軒去。黛玉心裡歡喜，就留她同住了。良玉也進去見過了出來。誰知姜景星見了，想起天下世界還有這麼一個人，也是前生結定的姻緣，就把西子、太真都比下去了。良玉聽說印遇著喜鳳正在出神，忽動了個以李代桃的意思，就走出去埋怨他不迴避。姜景星說明了迴避不及的光景，就問是哪一位。良玉便裝著個赧赧地道：「就是舍妹。」姜景星說不出別的話兒，只說得一句道：「怪不得了。」

良玉就笑了笑，變轉話來道：「告訴你，這不是舍妹，實是替另一位。」景星呆一呆，也笑道：「誰被你哄。」

良玉笑道：「不論是不是，你說過的『桃源廣寒』可也當得起？」景星便跪下道：「只怕桃源廣寒還沒有呢。大哥真個提攜我，不枉了平日心腹至交手足情分。」

良玉便拉起景星說道：「實實地不是舍妹。兄弟若果然定准，我也可效個五分勁兒。」景星就再三央及道：「我也通不管是什麼人，總是賈府上的，總要求大哥實心實力，再不然我就跪下去，只等應了再起來。」

良玉便大笑起來道：「是了是了。人且慢慢告訴你，我只招架著在我身上便是了。」景星也大笑稱謝。良玉就跑進來告訴喜鸞，喜鸞更覺喜歡得了不得，嫡親姊妹兩個配了同榜的兩位鼎甲，只怕賈府上自先妃以下就是數一數二的人兒。良玉心中也想著，不料接這位小姨過來要探黛玉的親事，一會子倒先定了她自己的親事，實在是天定姻緣。這裡喜鳳與姜景星結婚後文再表。再說賈政，見王夫人帶了寶釵搬到薛姨媽家去，連寶玉也不許見面，坐立不是的。探春就請同了李紈過去，賈政也說該去，這姑嫂二人立刻要去。寶玉哭上來說要跟著過去，賈政也說很該的。三個人連忙上車。到了薛家，一直進去。只見裡面關上門，有人傳話說道：

「等寶二爺回去了，三姑娘、大奶奶請進去。如若寶二爺在這裡，便不用進去。若寶二爺一定的黏住，三姑娘、大奶奶通回去，並不用見面兒。」眾人驚呆了。寶玉哪裡肯回，就黏住了她兩個。探春道：「二哥哥癡了，難道當真的太太總不見你，你快走，讓我們進去，我不為你為什麼來！」

寶玉沒奈何，就哭回去了。坐在房內細細的想起來道：「這件事越攪越不好，論起理來，璉二哥說的話，追著老太太的治命，哪一個字兒是編出來的？我在先若知道林妹妹身上不好，逼著我同寶姐姐結親，我原是抵死不肯的。雖則老太太聽了鳳嫂子的詭計，我的耳朵裡到而今卻也還記著那結親的話兒。今日璉二哥自己翻轉妻房的話兒，也是良心難味。巧巧兒碰著了太太在裡頭，替寶姐姐評什麼次序兒。有什麼次序的，我從前同晴雯、芳官這班姊妹也不拘大小，有時候她們坐著躺著，我盡著地站定了服侍她也有。不要說寶姐姐的年紀原長些，林妹妹也和她好，也讓她。就算林妹妹坐在寶姐姐上頭有什麼奇的？我怎麼小似寶姐姐，我也曾僭她。這雲兒們算個客人不用說了，咱們家三妹妹、四妹妹也曾僭著寶姐姐坐過。誰還拘什麼次序兒。到了正經的坐位上，誰又錯了什麼次序的。難道林妹妹、寶姐姐連這點小事情也要計較起來，我將來玩兒的時候，還要同晴雯、紫鵑也一塊兒同著坐。若有人拿這個短，我就要說在先老太太玩的時候，怎麼連鴛鴦也叫她坐在裡頭。若有人說鴛鴦不知大小。鴛鴦這個人誰還趕上她，連老爺也說過趕她不上呢。而今太太倒在這點子上要操這個心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寶姐姐也不勸勸，難道你也要在這個上存心？寶姐姐，你若真個的在這個上存心，在先老太太說你凡事不存心就假了。我而今不知大嫂子、三妹妹進去怎麼樣講，看來也不過將這番話說，太太就沒有不依的了。」

寶玉走來踱去，總不過是這些孩子的想頭。下午時候，李紈、探春也回來，寶玉進去，李紈、探春就笑著道：「來了，正有話呢。」寶玉問：「太太怎麼說的？」探春笑道：「太太說個要問寶玉。寶玉便不許見面，卻要問他的說話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這些事我全然不管，通是老爺拿主，有話要同到老爺上頭回去，叫我說，我說什的？」

李紈只抿著嘴笑，探春笑道：「我們怕不是這樣說，太太說『也不要牽扯什麼老爺，你們回去只叫寶玉評個理我聽。』」李紈笑道：「寶兄弟你第七名舉人也中了，文章上朝廷還贊個好，你這個理評不出來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嫂子不要笑話兒，叫我評個理我就評個理。」就把剛才這些想的話一字不改的都說合來，還說：「果真這樣的去說，太太有什麼不依的。」

這李紈、探春聽見，都將手指頭指著寶玉，連肚腸也笑斷了。探春笑道：「好，真個的這樣說多，太太就依定了。太太還有話問你說，你當真不拿主是呆呆的病在床上的，怎麼樣得了一個准信兒，好得這樣快？也罷了。怎麼林妹妹搬出去你就病，太太、寶姐姐搬出去你不病？叫你也評出個理來。」

李紈只拿眼睛看著寶玉儘管笑，要聽他評出個什麼來。寶玉道：「這益發容易了。人家誰會裝出什麼病來？就算病是個假的，那王太醫的藥難道假的？從來說對症發藥，沒有這個病，怎麼受得這個藥？若說是為什麼好的，我若自己拿得住怎麼樣就好，在先為什麼自己不拿定了不病？而今又說太太帶了寶姐姐去也要病，這麼著我們一家子連大嫂子、三妹妹也該病。就算比著林妹妹，印板兒似的單單要我病，我現今實在沒有病怎麼裝的來？罷了，憑著太太幫著寶姐姐，真個要我病一場我也依了太太，裝起病來，這王太醫一定將前日的藥方給我吃，我沒有病如何吃得？不吃又不是的，你們想想，我就該怎麼樣了。只怕太太倒也不願意。而今你們也將我這個話回上太太，請太太評評，再不然寶姐姐也幫著講講，太太難道還不依？」

李紈、探春益發笑壞了。寶玉還跌著腳說道：「人家正正經經的，你們反倒當做玩話兒。人家只有生氣的分兒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寶兄弟是極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到底是大嫂子明白。」

正說著，有人來回：曹師爺請寶二爺。寶玉就去了。探春笑定了，說道：「你看這個傻子！」李紈道：「我們原也要就過去的，到底替他編幾句話兒。」

探春沉吟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大嫂子你不要糊塗了，太太難道不知道寶哥哥的為人，無不過過水筒兒，過到老爺耳朵就是了。今日原是替老爺過去的，怎麼樣也回明老爺才好。」

李紈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，意思原來是這個意思，我們做女兒的卻不好那麼傳話。只可編個謊，求他兩位老人家開釋了才好。」

探春也點點頭。遲了一會，探春道：「話便是這個話兒，編這個也就難。你想想，要編除非替寶哥哥編，怎麼樣編法算寶哥哥揭老爺的短，再則凡百事情也要個出路兒，這件事到底打算個什麼出路，你我也實在的為難。」

李紈道：「難則難，剛才回來的時候，你我通回明白，去去就過來，太太還我一句『你們還不厭棄我，而今也是這個時候了』。到底怎麼樣回復去？」

探春想一想，笑一笑道：「有了有了。我們只拿寶哥哥方才這些言語一字兒不改通學與太太、薛姨媽、寶姐姐聽，且逗了笑，將今日過去了再講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也好。」

李紈、探春就過去了。這裡薛雪芹請寶玉出去，原來是林良玉托他先替姜景星求喜鳳的意思，寶玉一向疏了他。只因他問著黛玉的話，心裡也防他和林良玉好，要奪這個黛玉去，故此疏忌十分。而今聽見他另選了一個人，也是自己的要好姊妹，放開的是黛玉，去求的是喜鳳，心裡頭倒反快樂起來。便一力的擔當，也許了五分的勁兒，又請賈璉過來一同商議。

賈璉見這府裡，新得了個探花妹夫，接連又得了一個狀元妹夫，心裡頭有什麼不樂，也時常看出賈政敬服姜景星的意思，便橫身出來許了十分。這薛雪芹就歡天喜地回去告知林良玉、姜景星，連喜鸞姊妹、黛玉知道了。人人快樂，只等賈政應允了立便選日請媒。

卻說王夫人、寶釵自從搬到薛姨媽家，三個人十分怨恨，通埋怨鳳姐兒夫妻兩個的，前前後後乾些什麼事兒。而今王爺知道了，日期也近了，怎麼樣改轉來。無不過見我們人財兩敗，奔著勢利上去。我們只一輩子大家守著過，他們也不要上門上戶的。到底還有冷眼的人瞧著他，憑著他無法無天，也有人暗地裡揭他的短處。老姊妹兩個只是個傷不了，又怕薛蟠知道，性子兒不好。從前發性的時候，也曾要趕過去打寶玉，不要碰著了再鬧出故事來，兩邊不好看。先打發他下山東鹽務裡走一遭，等賣家的事過了再回來。又叫薛蝌不要應酬賣家的人，各人過各人的日子。這老姊妹兩個只是把這事數說。寶釵雖則大方，也不免悶著，只閒閒地同香菱、鶯兒、文杏、彩雲、玉釧兒等做起針線活計來。正是：誰知繡闈金閨女，也作牽蘿補屋人。

這邊李紈、探春第二次過來，薛姨媽、王夫人也就請進去。寶釵、香菱也慢慢地放下針線活計出來，一等地坐了。李紈、探春只笑著，這邊三個人也不來問她，探春只得笑著說道：「我們過去非但要問寶玉，也要回老爺。老爺只是不回來，等到這早晚沒有轉，我們就學著太太的話問著寶玉，他當真的評出個理來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倒要聽聽。」李紈、探春就你一句我一句的全數兒學上來，也把王夫人、薛姨媽笑得肚子疼了。連寶釵、香菱也忍不住笑起來。探春道：「寶哥哥還正正經經猴急得很，叫我們學著這樣回，太太准准的依定了。」王夫人就望空的啐了一啐，使勁兒罵一句：「糊塗死的小子！」

姨媽也笑道：「罷嗎，這個實心孩子。虧他文章怎麼樣倒明白。妹妹你聽聽，你還氣甚的？你還要問他？可憐兒的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嫂子，你盡該知道這番話不是我們編得上來的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好姑娘，我們寶丫頭而今也配不上你稱她嫂子。」李紈道：「姨太太怎樣的好說起這麼當不起的話，她不配誰配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有個配得的人兒？」

探春道：「就算添個姊妹妹妹，家常的次序通是好姊妹，誰配誰不配？我們大家也要平個心兒。」李紈見她說得急了，恐怕招出王夫人的惱來，就橫插進去說道：「老爺呢，今天原也要過來，只是公事忙，也告過假沒有准。只怕一半日就要過來請姨太太的安，會太太的話，也問問寶妹妹的好，先叫我們過來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虧你圖的一個八面光。」

探春也陪著說。薛姨媽、寶釵總不言語。王夫人便道：「老爺呢，原也很大呢，又是王親，又是世襲公爵，大得什麼似的。咱們姊妹娘兒在這邊還算什麼人！評起根基上呢，原也不是灰堆裡出來的，只是而今勢也敗，家又窮，人材兒也不出色，那一種趕得

上人家。沒有什麼力量貼得起人家的過活。況且也同賈府上沒什麼拉得上的祖親。咱們還要自己算個人，也害臊，趕緊的讓人家，人家還嫌的遲呢。老爺這樣的分兒，還要到咱們這裡？真個要來你們也該趕著謝了他，實在的當不起。我們的二姪兒很明白，昨日寶玉過來，他還說咱們家的門兒近來低一尺了，走不進，多謝罷。他小子還走不進，況且老爺那麼個大人呢。」

李紈、探春也笑道：「我們倒是頭一回聽見太太的趣話兒，然而回家去倒不敢不回的。」

薛姨媽也道：「真個煩你們兩位謝住了，什麼樣的門兒好煩瀆老爺過來。」正說著，薛蝌叫人進來回道：「寶二爺黏住了，準定地要進來，亂嚷地說是大奶奶、三姑娘一樣的人兒怎麼能夠進來，為什麼單單地不許他進來？」這問話的人也抿著嘴的笑，這裡眾人又好氣，又好笑，薛姨媽又笑道：「罷嗎，這個實心孩子還要問他什麼，可憐見的。」探春便道：「也叫他進來走走。」

王夫人連忙喝住，叫攆著走，再不走把這個糊塗死的小子打出去！探春道：「不要氣瘋了他。你只告訴寶二爺說，是我同大奶奶說的，他的話盡數地回明了姨太太、太太，真個的依了，快些回去罷，我這裡也就回來的。」

這回話的人就請薛蝌出去，將寶玉哄回去不提。李紈、探春又尋些閒話來散悶，也帶著解勸。倒像姨太太有個轉過來的意思。又大家去看看針線活，配些顏色，插上幾針，陪過晚飯方才回來。這邊賈政回來已久，先是賈璉回過了喜鳳的話，賈政也隨即應承，喜出望外，吩咐「明日等我與太太商定了，再回復過去，不要又像前一件的事兒。」

賈璉去了，賈政想起黛玉的事，日子也近了，王夫人、薛姨媽又這麼一鬧，外面連兩位王爺也通知到了，怎麼樣我就懼著內裡拿不得主來？若就這麼行去，也不成個事體。就算做定了再挽回，這邊將來婆媳姊妹中間也不妥當。正在為難，聽見李紈、探春回來，就叫人請去。這兩個人便將王夫人薛姨媽的言語斟酌了好些回上去。賈政也十分為難。賈政終是個講道學的人，如何肯下氣柔聲到閨閣中去？這件事卻不便不去。因想起現有喜鳳一事，何不過去借這個題目商議商議，順便的就勸她回來。只是礙著姨太太如何落平？千思萬想，只得叫了賈璉過來，密密地商到二更，一總推在賈璉身上。賈政倒反學著王夫人支使李紈、探春的意思，也去央及寶釵轉彎。主意已定，明日下朝後，也不回榮國府，一直往薛家來。薛蝌終是個至親小輩，敢不恭恭敬敬接進去？賈政也自知理短，如何計較零碎話兒，就叫：「姪兒，一面叫人回上去，自己的人；一面我就進去請安。」

賈政就攜了薛蝌的手一直進內堂坐下，叫請姨太太、太太的安，請寶二奶奶出來。王夫人就擋住了不許出去。賈政盡著催，倒是薛姨媽不好意思，推著寶釵出去。寶釵也替姨媽、太太請了安，賈政都問了好，就說這些寒溫。又說：「家裡事情也零碎，我今專請太太同媳婦過去分撥開些，盡著的再過來。」

又將姜景星的親事說一遍，說是「女孩兒的事全要太太定見才好回人家，人家現在等著。或者回去商議，或者這裡就有回音。就是太太不願意，也候有了言語我就回他。」

寶釵正要進房去，這王夫人終是疼著喜鳳，恐怕氣頭上參差了，誤了這個親事，就便說：「這個鳳孩子呢，原也是老太太一點遺念兒，而今攀這親，老太太心裡也喜歡，我有什麼說的。總聽聽外頭主張應承了就是了。單則是女孩兒的事便問我，別的事盡著人同璉小子商量。」賈政本要推在賈璉身上，順勢兒便道：「敢則賈璉辦差了什麼事情？」

王夫人冷笑幾聲，就將丹書鐵券、敕封誥命的話說合來，單不提寶釵的次序，只說了一句「人到了糊塗偏聽的時候，連個前後大小也忘了。」這真是王夫人的身分，雖則意見參商，卻不反目。就那規諷的口氣，也還相敬如賓。賈政便站起來道：「原來璉兒這麼著，我通不知道。但只憑著他，我也不是。我回去就叫他過來請兩位老人家狠狠地教訓教訓。」

賈政就朝上打一躬，慌得薛蝌、寶釵連忙退下來。賈政又打一躬，就回轉來斜對著寶釵也一躬，慌得二人趕步上前扶住了。賈政道：「好生的謝姨太太，回上太太，請太太同著你就回來。」

寶釵只得答應了是。賈政即便別了薛蝌回來，賈璉隨即過去。坐了一會，方跟了薛蝌回來，只寶釵、香菱避了。薛姨媽便站起來，王夫人坐著不動。賈璉只是站著。王夫人就盡力數說了一番，賈璉也不敢辯。王夫人又說：「你夫妻兩個前前後後乾的好事，成也是蕭何，敗也是蕭何。只看人家勢分兒好壞，你們眼睛這樣看得清罷了。你們總是賈家門裡，倒是你從前那位有才有智的巧巧頭上也頂個『王』字兒，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麼樣把我們姊妹兒踹到這個田地！」又將丹書鐵券、敕封誥命的話盡數說合來。又說：「好一個知法度的同知官，你那有才有德的人兒活在這裡，也防著他拿住這個勁。」

王夫人一面說一面還揉眼。賈璉看見這個光景，不住的碰頭還解不開，只得像賈蓉陪鳳姐兒似的，兩隻手左右開弓，掌自己的嘴，自己打自己罵。薛姨媽等通過意不去，王夫人也便心慈，就道：「你這麼樣做什麼，你有話盡講。」

薛蝌也忙忙地拉他起來。賈璉道：「太太容講就講，不容講不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有話盡講。」

賈璉道：「若說起丹書鐵券敕封誥命這些事，實在是姪兒講的。他只是祖宗的榮耀兒，子孫的吉利兒，排在執事的道兒上兩邊好看的。不要說咱們不好送了姓林的，林表弟現在當個翰林他怎敢收著。也還不止這些，但是祖宗上遺下來的儀從，現在兩府裡的儀從，到了這日通要擺過去。況且從救命架子以下的東西，前日喜妹妹到林家去已經送過一遭。林家哪曾留下一件？姨太太、太太想想，這個就透明瞭。至於林表妹的事情，也還沒有定准，無不過老爺壓住了，叫姪兒在裡面張羅些小事兒，就算定准了，將來過門了，兩個弟婦也分個年紀大小來，誰還不懂得這個理。現今咱們家裡要來一個狀元女婿，將來寶兄弟怕不是個狀元子孫。到遊街的時候，他兩位夫人只一併著兩輛車，一字兒的遊街，只揀寬闊的街道走也好。」

薛姨媽等都笑了，王夫人也道：「你聽他油嘴，好個花面兒。」

賈璉打一個千道：「姪兒花面也做，苦情也回，姪兒一輩子的養活仰仗著老爺、太太，也說不盡的感激。又是姪兒媳婦從前鬧得那樣，到而今人也死過了，人不提她，姪兒也要牽扳她。姪兒算沒有家的了，那府裡回不去，人也知道姪兒現今又辦差了事情，惹得太太生氣，姪兒也沒臉，且只好快快的弄個分發兒往外省混飯去。看運氣補償得老爺從前的恩典也好，補償不得也好，回來也好，流落也好，體諒了大人的志氣，揩揩眼淚別處去，再也不想在林妹妹身上沾什麼光拉什麼麼。求太太恩典，饒姪兒的全盤錯著，請交過這帳房。太太若不肯回，姪兒也不用進這府裡。」王夫人聽了，停了一停，倒也為難，只得說道：「真正賈家門裡子孫傻的傻到那樣，刁的刁到這樣。他這個口江河似的，倒把我要順轉來，還求著他。」

這裡薛姨媽家人，也盡著勸。賈璉道：「太太肯回去，姪兒憑什麼總情願的，還敢要太太求著我。不過我這番也有個苦情便了。」

外面賈政又來到客廳上坐著，幾遍的叫請寶釵。李紈、平兒、探春、惜春也都來了。又送過來幾席酒，裡裡外外，又叫彩雲、鶯兒等將被褥衣箱搬過去。賈政又見了薛姨媽說些家常，直到晚飯後方才驚天動地的將王夫人、寶釵請了回去。寶玉接出來，王夫人喝他：「走開！」賈政也喝著。又叫麝月、玉釧兒等教導寶玉好好地招陪寶釵。寶玉也心裡頭想起來，自從回家之後十分的冷落了寶釵。又想起從前與寶釵好的時候，心裡也十分慚惶，便來慇懃體貼。寶釵也不理他，只往裡間房內另自收拾睡了。寶玉獨在外間房裡睡下，一夜千思百轉，恐怕黛玉過了門婆媳姊妹不和，不能設勸轉來便怎麼樣？又想起王夫人喝他的光景，遠不像個依了的。怎麼大嫂子、三妹妹不將我從前這番話逐句兒講給太太聽了？便又將這些話像小孩子背書似的又一句句重新背了一遍。「這麼樣說多已經透明瞭，太太還有什麼不依的。只怕大嫂子、三妹子到底忘了些。」就叫起鶯兒來，著實地盤她。鶯兒只笑著。寶玉益發急起來說道：「到底大奶奶、三姑娘可曾把我這些話兒全個兒學給太太聽了？」

鶯兒也笑死了，就道：「是真個學的，只是我卻記不清。」

寶玉道：「也記得一兩句。」

鶯兒就將寶玉玩起來，說道：「要便二爺再說一遍給我聽聽，等我合一合看。」

寶玉真個一字不改又說一遍。鶯兒就笑死了，一面點頭道：「全學上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麼著太太還不依？」

鶯兒笑道：「真個的太太聽了這個才依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依了為什麼還惱呢？」

鶯兒道：「這個我卻不知道。」

寶釵在裡間床上聽得清清楚楚，只想寶玉這麼個孩子氣傻到什麼分兒，只好長久地被丫頭們玩兒便了。且說王夫人回來幾日，心氣漸平，又憶著喜鳳，彼時瀟湘館也開了，仍舊叫玉釧兒同著林之孝家的過去接回來。一則幾天不見，二則現與姜景星說親，不便再叫她住在一個宅子裡。也是王夫人的主意，賈政也說很該接回來。

那邊林良玉見喜鳳又去了，探不出黛玉的言語，又與喜鸞商量。喜鸞知道黛玉與惜春好，就請惜春過來，背地裡先與她說明。惜春因與黛玉一同夢見冊子一節，打量黛玉斷然立不定了，又問史湘雲，像是黛玉與寶玉終究分拆不開，也順同眾人來勸她。

這黛玉雖則無可奈何，卻也初心不改，想起「良玉哥哥果真要成這件事，不能不探我的信兒，我如今另想一個妙計，做了個不回之回，豈不很好。想著寶玉這事現今仗著舅太爺做主，我只等舅太爺惱了我便不要我了。這終是個妙計兒。我而今只打算了三句話對付他。第一，一生一世只叫舅舅、舅太太，照先一樣，又與寶玉分居，各人乾各人的事。第二，單揀舅舅最惱的是戲班兒，我偏叫蔣琪官領班，襲人跟著我服侍過去，連芳官、藕官們定要押著他還俗到府裡頭仍舊唱戲。可記得舅舅打寶玉的時候也為著戲子，彼時還有老太太護著也那麼樣地打，何況而今。況且這蔣琪官是王府裡的，如何肯來，就是芳官們還俗也費力。第三是舅舅、舅太太素常惱恨寶玉是在姊妹丫頭中間混，我而今偏要住在大觀園，時常接這些姊妹丫頭回來同住。這三件事件件觸傷著舅太爺，好等他嫌棄我，這便是我的金蟬脫殼的妙計兒。」

黛玉早已想得停停妥妥，遇著惜春再三地問她，也就說將出來。惜春也笑著，很明白她的主意兒，就笑道：「你這個錦囊三計，果然妙計。但不知可能夠果真斬斷塵緣？」

黛玉也只笑著。惜春便告訴喜鸞，喜鸞即告訴良玉。良玉只管搖頭。惜春回去也告知王夫人等。王夫人等俱各為難，也盡知她單單地觸怒賈政。也有說她古怪的，也有說她決絕的，也有說她豪華吐氣的，單只瞞了賈政一人。獨有史湘雲說了一個「好」

字。惜春跟著問，史湘雲總不說明。眾人心裡明知此事婆婆鬧一番，公公也要鬧一番。但不知賈政聽見了到底依不依，惱不惱，就算惱了，可也有人挽過來？就算依了，黛玉可另外還有什麼妙計出來？要知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